

□[日]幸田文

树木没有骗人

八月的扁柏意气风发。从远处望去，它们毫不遮掩地洋溢着满身的活力。走近一看，无论是哪棵扁柏，都生长得肆意而张扬。这些扁柏如此积极地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，让人不禁想象：如果树能说话，大概就会在这样的时刻开口吧。它们仿佛正在传达自己的意志，要长得更茂盛、更健壮。

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树还会像这样气宇轩昂。树木蕴藏的生命力、生机或精气，应该就是如此。我并不打算向十分熟悉山野的同行伙伴坦白内心的想法，结果就在这时，同行者中另外一位对树木毫不关心的年轻女士坦率地开口道：“这里还真是让人有种说不出的舒畅啊。”

话说得没错。我们恰好走到了树间距稍微拉开的地方，沐浴着正午刚过的灼热日光，凉风从身旁黑黢黢的森林中吹来。我们正尽情享受着夏日的豁达，但是没过多久，我便陷入了困惑中。我见到了树木从未见过的一面，一时间实在难以消化。

去年晚秋，我也来这里看过扁柏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惦记着夏天一定要再来一次。产生这种想法完全源于我那难以去除的恋家思维。

从年轻时起，我就痛切地认为，料理也好，衣服也好，住宅也好，至少要有不少于一年的体验，才能拿到桌面上谈论。这样的想法至今仍会不时从脑海中冒出。

我之所以会觉得，像扁柏这类无论何时都姿态相同的树不能仅限于秋天欣赏，还要加上夏天，与其说是因为想要悉心观察植物，不如说是源于家庭经验带来的所谓用心。不经历一整年，就无法确信。我认为这样的用心很好，毕竟扁柏在秋天和夏天完全不同。夏日里的扁柏总是没有一刻安宁，生长得掷地有声。

我曾经开玩笑地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听，体内“咚咚咚”的惊人声音着实出乎意料。这就是活着的人类身体的声音吗？可靠又可怕，让人心生肃穆。

不过看过了夏日的扁柏，我发现那活生生的噪声确实就隐藏在它们的躯干之中。而且不只是躯干内的声音，就连想要长得更茂盛、更健壮的意志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只看过秋日的扁柏，怎么可能联想到这副模样呢？

秋天相见时，扁柏还很寻常，丝毫没有让我感觉到什么声音或响动。那时的扁柏寂静无声，沉稳之上还有一层温柔，因此也多了一分亲切感。大树又大又高，自带威严，却仍然散发出极易亲近的柔和气息。若将眼前这夏日张扬的扁柏与秋日里的扁柏放在一起对比，便会觉得秋日的那份寻常大概属于应季的松弛吧。

当热烈的夏日结束，需要积蓄的东西足够充分，在迎接冬日到来前的短暂时光里，扁柏选择了安逸与放松的姿态。只不过，这种寂静无声的状态会让别人觉得它们变得难以亲近，处处透着冷淡。我之所以会觉得没有隔阂，是因为把这种姿态当作休息。

见过夏日的旺盛，就会明白秋日的寻常是一种休息；了解过秋日的状态，才能感知到夏日咣咣的活力。

阔叶树的绿芽会在裸露的枝条上萌发，随后开花、结果，树叶变



电影《完美的日子》剧照

就像人各有履历一样，树也如此

在电影《完美的日子》中，主角平山在二手书店买下了幸田文的《树》，店主对他说：“幸田文值得更多的赞赏，她明明只用些平常词句写作，但书却这么有内涵啊。”《树》这本小书是幸田文去世后经他人整理出版的遗作，由发表在报刊上的15篇散文组成。步入老年的日本作家幸田文，怀着对树的向往，在脚力日渐不足的情况下，尽可能去探访日本各地的树，以一双极具洞察力的眼睛凝视着树的来路和归处，在回忆和感受中探寻生命的意义。

色，然后恢复裸露的骨架。一年中，人们总有机会因为阔叶树形形色色的醒目表现而关注它们，却不知不觉忘了针叶树也有四季，只看一次便自认为了然于心。

树木没有骗人，只是常绿树朴素的外表让人们总是慌里慌张地作出错误的解读。在这一层面上，家庭经验并没有那么糟。如果观察的时间少于一年，就不能拿到桌面上谈论，这个原则意外地适用于扁柏。

“兄弟树”的命运

年轻人提到扁柏，似乎因为扁柏是优良木材而广为人知。但是他们只把扁柏看作木材，而对活着的扁柏、站立着的扁柏与枝叶伸展的扁柏毫无兴趣，这实在让我叹息不已。在山野之中吟唱生命之诗的身姿，与在生命尽头化为健美之材的身姿，两者同样惹人怜爱。我悲切地希望年轻人都能这么想。

我询问了常年与优质木材打交道，如今也在经手各国木材的专业人士，对方当即表示，优良的扁柏无论出口到哪个国家都不会出现凹陷问题。“质量和外观都出类拔萃。”说到这里，对方又一口气列举了一长串优点：强度高，耐潮湿，不会朽坏，线条笔直，木纹优美，香气动人，色泽柔和。

“真是极尽优点啊。”我说。

对方立刻笑着应和：“扁柏的表面又白又有光泽。阳光照在泛着白光的物体上，一般都会刺激眼睛。但是扁柏不会，不知该说是很有品位的白，还是很有特点的色泽，总之有种锦上添花的感觉。”

扁柏有那么好吗？都说人无完人，扁柏难道就没有缺点吗？

“扁柏也是一样的，就算自始至终，每棵都生长在相同的地方，处在相同的环境里，良木也不算多，而有毛病的劣木也不算少。”说着，他指向眼前的两棵老树作为例证。

根据他的推断，这两棵老树大概已生长了三百年，像兄弟一样相依相靠。一棵笔直，一棵略弯，仿佛

自然的画作，让人难以移开视线。两棵树的根部盘踞得十分坚实，破土而出的树干强韧挺拔，傲视四方，展现出持续几百年不容置疑的强悍。圆筒形的树干自然地稳健向上伸展，下方没有多余的枝条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两棵树不论是从树龄、长势，还是姿态来看，都无可挑剔。

“笔直的那棵无可挑剔，倾斜的那棵就不行了。”尽管对方这么说，我依然无法理解。

“这么高、这么粗的树，为了支撑自身的重量，究竟是长得笔直更轻松，还是倾斜一些更轻松，一想就能明白。那些倾斜的树，如果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无法站稳。当然，它们肯定是在某个部位上承受着额外的压力，这种压力无疑改变了树原有的自然形态，导致某些地方发生了变形。请仔细看倾斜的树，树皮上都有扭曲的痕迹。这种看上去轻微的扭曲，甚至让人觉得非常帅气，却很遗憾地伤害到了这棵老树，就算用作木材，也算不上优质。扁柏也是有好有坏的。”

同时而生，并肩而立，平安地度过了几百年时光。一方得到眷顾，茁壮成材；另一方却历经磨难，不得不面对自己处于劣势的现实。

是种子掉落的地方原本就不宜生长吗，还是土地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或是因为雨雪风霜？仅仅相隔一张榻榻米的距离，就让两棵树的命运产生了天壤之别。在难以言喻的哀伤中，我的目光不由被那粗壮的根部所吸引。

“这棵倾斜的树应该是哥哥吧，还是看起来更像弟弟？无论是兄弟还是朋友，感觉这两棵树曾经有一段竞争的历史。后来，出于某些原因，一方让出了空间，直到现在——倾斜的树还在保护着笔直的树，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哀伤吗？两棵树在一起时，这种情况时常会发生。”

那棵扁柏一生背负着倾斜的姿态，任风轻缓地摇过高高树梢上繁茂的褐色细叶。即使是轻缓的摇动，也一定需要某处躯干付出忍耐，

才能维持平衡。树是不会发声的，倾斜生长的树依旧一言不发。如此潇洒，却也如此痛心。

树的生存之苦

就像人各有履历一样，树也如此。它们各自在身体上刻下记号，向世间展示自己的过往。

它们多大了？是一直以来都无忧无虑，还是经受了千辛万苦？如果幸福，那么一定会有幸福的缘由；如果辛苦，那么是在多大的时候，遇到过多少次怎样的阻碍呢？

这些都镌刻在树的身上，周围的事物则是补充说明——同行的森林向导是这样告诉我的。

并肩相依的两棵树，一棵笔直，一棵倾斜。它们曾经互相帮助，也曾经互相竞争，这一推测正是从它们的身体履历中解读出来的。

首先，在树木尚且年幼弱小时，两棵树并肩在一起，或许才能抵挡风雪的侵袭。孤单一棵也许会折断，但若是两棵，就能形成足够抗衡风雪的力量。两棵确实比一棵更强大，但是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，当每棵树都足够强大时，就不得不面临竞争。无论在什么样的世界，势均力敌的事物并肩而立，自然就会产生竞争。尽管曾在幼时互帮互助，精力旺盛的两棵年轻树木却仍然在激烈的成长竞争中成为对手。在这一阶段，两棵树大概还都笔直挺立，然而没过多久，差异便显露出来。就算差异再小，长得更快的那一方也是胜者。能够自在享受阳光与空间的胜者乘胜追击，伸展枝叶，压迫对手。败者因光照不足，想要伸展却被压住势头，只能走向萎缩。

不过，周围若有年龄相同或是更老的树长势迅猛，那么这棵被赶超一头的树也只能屈居第二，但它大概还是会保持挺拔的姿态。因为四周没有可倾斜的空间，所以只能一言不发地长得笔直。

但是就在此时，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。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变化，可能是近旁的老树寿终倒下，也

可能是有人采伐，或是大雨或冰雪融水松动了泥土。总而言之，某种原因让临近的若干棵树失去了生命，意外地空出了空间。

“请看这里，与周围环境相比，你不觉得只有这棵树所在的地方存在奇怪的空隙吗？将树的生长历程与周围的情况放到一起看，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”

那棵光照受限的树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。为了超越笔直生长的限制并争取更多阳光和空间，树木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倾斜生长的策略。它的躯干由此留下了永久的“印记”。

听闻树的履历要如此阅读后，我立刻觉得树的生存之苦与人的生存之苦如此相似，内心涌起了一股深切的共鸣。

仔细观察便会发现，周围到处都是记载着苦难的树。长着瘤子的、扭曲的、歪斜的。有的树干已经折断，侧枝从中部代替树干长了起来。有的树根只有一个，却在三米高的地方分成了两权。还有的两棵挨挨挤挤，简直就像一棵。

变形的树木并不少见，而且那些扭曲和歪斜不仅限于外形的变化，内部也已经乱七八糟，出现了顽固的变质。加工成木材时，这类树木会进行顽强的抵抗，最终加工到一半便弯曲或开裂。这样的树称为“弯木”，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大麻烦。

我们继续沿着林间道路前行，心中载满了对弯木的悲伤，目之所及也全部都是弯木。当我看得越发难过时，对方说道：“就在前面不远处，有一棵众口称赞的大树。”

我也不知道大树和精英树有什么区别，但我想，大树应该属于不折不扣的精英吧。因注视变形的弯木而感到不适的视线中，映入了这片无比舒展的情景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挺拔的东西就是好啊。”弯木揪紧了我的心，而精英树却以它的平和舒缓了我的心情。

据说还有比精英树更加让人心情舒畅的树林，就在谷地对面。谷地隔开的距离很远，风景看起来也极其普通。只不过所有树干都笔直向上，没有一棵倾斜。远眺时，人们往往能轻易注意到垂直与倾斜的差异，可是在我的视线里却没有。

想着想着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片树林确实姿态端庄，但这份端庄不能算作它的优点。端庄的事物固然优雅，却往往缺乏生机，而眼前的景象似乎正在说：“这里可是欣欣向荣。”

“说得没错，这片树林充满了活力。老年的、中年的、青少年的，还有幼年的，所有年龄层的树都聚集在这片树林里，生机勃勃。能够寄托未来希望的树林对我们来说是最舒畅的。”

（本文摘选自《树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树》

[日]幸田文 著

史诗 译

未读·文艺家 | 海峡文艺出版社